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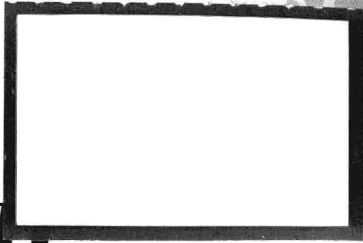


汉语 联绵词词典



HANYU
LIANMIANCI
CIDIAN

谢纪锋 编著



汉语 联绵词词典

HANYU
LIANMIANCI
CIDIAN

谢纪锋 编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联绵词词典 / 谢纪锋编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135-1404-0

I. ①汉… II. ①谢… III. ①汉语—联绵字—词典
IV. ①H136.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0722 号



悠游网—外语学习 一网打尽

www.2u4u.com.cn

阅读、视听、测试、交流、共享

提供海量电子文档、视频、MP3、手机应用下载!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龚 英

装帧设计: 姚 军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37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1404-0

定 价: 75.00 元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14040001

序

对一本词典，我习惯先看前言、凡例、序等。凡例讲词典的条例，了解了凡例才能更好地去使用词典；磨刀不误砍柴工嘛。有些人不明此理，轻视凡例的作用，影响词典效用的发挥。有些词典或有前言或有序，大多是对词典相关问题的说明，多具有学术性。词典是用来释疑解惑的，有大惑有小惑，有学术层面的惑，有词义层面的惑，这两个层面是相互影响的。词典的主体是要解决词义问题，但是也应顾及学术层面的问题，特别是大型的或专科的词典更是如此。所以词典的前言、序等，应该看成是词典的有机组成部分。见到这部联绵词词典的书稿，前言引起我的兴趣，拜读后收获很多，现在就先谈些这方面的感想。

前言主要谈了三个问题：联绵词的研究概况；如何判定联绵词；联绵词与声韵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是学习、研究联绵词的人都希望了解的，但是把这些问题谈得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并不是很容易的。我钦佩作者的论述非常到位。作者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并充分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作者有很强的科学分析能力，文笔好。记得王力先生曾强调写论文要具备两个条件：充分占有材料；对所占有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见《王力文集》20卷），本书的前言符合王先生的要求，是一篇高水平的论文。

我国辞书有一个好的传统，许多有影响的字典、词典，大都有序（叙）。我们所熟悉的《说文解字》有叙，乃文字学必读的经典。那时的叙不是放在书前，而是放在书后。《切韵》有陆法言写的序，是公认的研究中古音系重要的历史文献。20世纪出现了现代辞书，黎锦熙先生为《辞海》作序，讲词典编纂的要求，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朱起凤的《辞通》，在作者本人的序前，有胡适、钱玄同、刘大白等作的序，几篇序形成一个小系列，深入而有趣地探讨、论述了汉语复音词、联绵词、本字等重要问题。然而这个传统曾一度中断了，到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恢复，例如《王力

《古汉语字典》有王力先生的序。本词典安排一篇序,实属必要,希望读者勿等闲视之。

联绵词是汉语词汇中具有重要特点的部分,语文辞书几乎都会收一些联绵词。《新华字典》是一部字典,兼收少数复音词,其中联绵词占了不少的比重。我顺便查了“缤纷”、“参差”、“恍惚”、“辗转”、“霹雳”5个联绵词,结果都有,而“缤纷”、“参差”、“辗转”、“霹雳”的单字都没有释义,分别列[缤纷]、[参差]、[辗转]、[霹雳]并释义,表示这些字的单字没有意义,只有与另外的一个字相“联绵”才是一个表示意义的单位。“恍”字单字有意义,“恍惚”的“恍”没有意义,“恍惚”是一个联绵词,《新华字典》把它按照联绵词来注释,体例严谨。目前,我国辞书市场比较繁荣,就语文辞书说,专科性的语文辞典为数不少,如成语词典、俗语词典、谚语词典等,而联绵词词典相对比较少,读者想更多地学习了解联绵词,大都去查《汉语大词典》,因为其中收录的联绵词相当多,但是卷帙大,是兼收的,联绵词夹处在浩繁的词语之中,检用不是很方便。上面提到的《辞通》所收联绵词比较多,但是还收了许多同音异形词、音近假借词和义同通用词,检用上也颇费劲。符定一的《联绵字典》,虽然收了大量的联绵词,同时杂收了大量的双音合成词和虚词等,并不是专门的联绵词词典。这是从收词上说的,至于排检和注释上不能满足今日读者的地方则更多了。最近有一些联绵词词典问世,是好事情。我看到谢纪锋教授这部联绵词词典书稿,觉得很好,继承了以往此类辞典的优点,如《辞通》的重视资料,从文献中勾乙、摘录条目并摘引用例,这种做法本词典做得更好,因为可以用电脑补充资料,踵事而增华。另外又能克服我们上面讲到的《辞通》、《联绵字典》等的不足,在收词上本词典只收联绵词,避免了杂芜的毛病。难能可贵的是每条注明字的古音和中古音,以显示联绵词的语音属性;这是联绵词的本质属性。联绵词的特点主要是靠语音的相同、相近而相系联的。汉字是表意文字,表意具有唯一性、排他性,汉字作为文字,它自然有音,汉字表音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如 yī 读阴平,在这个音节里,《新华字典》收了 17 个字,“衣”、“依”都读 yī,而要说“衣服”得写“衣”,说“依靠”得写“依”。如果写字不规范,写别字,就可能把“依靠”的“依”,写成“衣”。在古代,汉字的规范程度比较低,往往只求音同、音近,同一个联绵词,因为地区、时代等不同,可能有许多字形不同的形式,即异体词。例如“怗忆”、“怗忆”、“怗抑”、“怗臆”、“怗臆”实际上是一个

词，只是汉字书写不同而已。本词典告诉我们：“幅”，古为滂母职部；“亿”、“忆”、“抑”、“臆”，古为影母职部。它们韵母相同，为叠韵联绵词。而“腠”古为並母字，与滂母是浊音与清音的不同，属于音近字。我们看《辞通》等没有这种音韵说明，比较起来，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了。

谢纪锋教授是俞敏先生的高足，《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音韵学条目许多是谢纪锋教授撰写的，准确而精要，给我留下印象。作为一位古汉语专家、音韵学专家，由他来编撰这样一部联绵词词典，使本词典既具有实用性，又有很高的学术性。我学到了许多东西。是为序。

曹先擢

2008年1月

前言

一、前人联绵词研究概况

在两汉以前,汉语词汇是以单音节为主的。在少量的复音词中,联绵词所占的比重很大。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史·构词法的发展》中说:“从先秦史料看,汉语已经不是纯粹单音节语。大量联绵字足以说明这一点。”接着王力先生列举了《诗经》中的联绵词 57 例。可见联绵词是汉语词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源远流长,是先秦汉语双音词的主体。

联绵词,古人称联绵字(又写作连绵字)、连语、骈字等。所谓联绵词,就是两个字联缀在一起不能分开来讲的双音节词,也就是双音节单纯词。一般说来,词义与汉字字形无关。当然,也还有个别学者对联绵词的定义有不同理解,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只是在这里不便深入展开讨论。

古代学者很早就注意、研究联绵词了。

北宋张有著有《复古编》,全书共收 3000 多单字。此书的编写目的,是从字形出发,分析偏旁和意义,从而考证汉字的正体与俗体,希望读书人能规范地使用汉字。如,张氏在“僮”字下注:“未冠人也。从人童。别作𠂔、𠂕、𠂖,并非。”所谓“别作”,就是张氏认定的俗体,也就是他认为应该废止的字形。在这部书的末尾,附有《联绵字》一节,共列联绵词 58 例。从词汇学分类的角度说,张氏是第一个使用“联绵词”(联绵字)这个术语的,也可以说,张氏是最早关注并研究联绵词的学者。当然,他对联绵词的认识,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很大差距。这主要体现在对联绵词本质的认识上。我们认为联绵词两个字是不能拆开讲的,他却要拆开按字讲;我们认为联绵词是记音的,所以有不同形体,他却只承认正体,排除异体。他在《复古编》中收录了他认定的 58 例联绵词,是要依据全书的宗旨,排除这些联绵词的异体——他认定的不规范的写法,这样的书写形式张氏仍用“别作”(或“别用”)做标记。如“恍忽”条,张氏注:“(恍),狂之貌。从心,况省,许往切。忽,忘也。从心、勿,呼骨切。别作‘恍

惚’，非。”张氏认为，“恍惚”的词义与“恍”（狂之貌）和“忽”（忘也）两个单字字义密切相关，所以只能用这两个字，如果写作“恍惚”就错了。再如张氏在“目宿”下注：“草名。《汉书》颍宾国多目宿，苑马所嗜。目，眼也，莫六切。宿，止也……息逐切。别作‘苜蓿’，非。”把“苜蓿”、“目宿”当作联绵词无疑是正确的，但张氏的讲法却令人啼笑皆非：他认为马喜欢吃苜蓿草，马的眼睛就盯在这种草上，故名之为“目宿”（目所止之物），而写作“苜蓿”则是俗体，在淘汰之列。殊不知这是个音译词，无论写作“目宿”还是“苜蓿”，都是记音，与单个汉字字义无关。

我们还看到，在张氏所收的 58 例联绵词中，有一些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联绵词。比如把“左右”、“怀抱”当作联绵词，这是很不妥当的。张氏讲“怀抱”一词时很有意思。他认为正字应该写作“褰褰”，他注释：“褰，侠也，从衣、采，户乖切。褰，从衣、包，薄保切。别用‘怀抱’，非。怀，思也。抱与攄同。”张氏注文中的“侠”义为“挟”，与其注文中的“包”同义。据此可知，他认为“褰褰”的意思是以衣包起来，所以不能写作“怀抱”。因为张氏认为“怀”是思念的意思，“抱”和“攄”字义都是禽鸟孵卵的意思，因此认为“怀抱”两个字与“以衣包起来”的意思不相关。这样的讲法足以证明张氏是用单字字义去解读联绵词的，且不说“怀抱”（张氏作“褰褰”）根本不是联绵词。

明代杨慎著《古音骈字》。杨氏的骈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今天说的联绵词。这部书可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收词较多的联绵词谱，多数词条下有书证或简单释义。全书按四声分五卷，平声两卷，上、去、入声各一卷（其弟子李调元《序》称全书四卷，误），按词条第二字所属的平水韵编排。共收 1200 多条双音节词语。

杨氏认定书中所列都是骈字，今天看来有一大半不是联绵词。特别是书中搜罗了很多专有名词，更不宜当作联绵词。如：“神由”，指神农、许由，“卢维”，指卢水、维水，“圉钟”指黄钟（十二律之一），“曲红”指曲江，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杨氏收词原则之宽泛。李调元的《序》，透露出杨氏编写此书的目的：“先生……博采群书，旁及钟鼎铭识，于其字之相同而用者，作为《古音骈字》四卷，以补《说文》、《玉篇》之阙。”据此可知杨氏编著此书的目的，原来是搜罗一些《说文》、《玉篇》不收之字，用以揭示某些字、词相通互用的情况。

明末清初的方以智著有《通雅》，其中 3 卷是《诂语》，共 345 条。方

氏的“连语”，就是今天说的“联绵词”。方氏的定义是：“连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连语也。……如崔嵬、澎湃。凡以声为形容，各随所读，亦无不可。”方氏定义的突出特点是强调“音转”，即所谓“双声相转而语连语”，同时指出一个词的不同形体，即所谓“各随（不同字）所读，亦无不可。”从为联绵词下的定义看，方氏的见解已经和我们今天的看法非常接近。但从他对具体词的认定和说解，可以看出他受杨慎的影响很深，甚至可以说，仍没有走出他的前辈的老路，把一些复合词或词组都当作连语。如：“不庭”——“不来在王庭者”（“——”代表“方氏注”三字，下同）；“径廷”——“言径之与中庭，偏正殊绝，犹言霄壤也”；“皮傅”——“即皮附”；“收责”——“即收债”；“雁行”——“即颜行”；“马失”——“即马逸”；“谲正”——“即是正”，等等。从方氏对这些词条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在联绵词的认定上，他与我们之间有多大差距。

近人王国维著有《联绵字谱》，收词 2100 多条。王氏按二字的声韵关系分上、中、下三卷。王氏对联绵词没有做理论性的说解，可以说他的观点包含在他的《谱》中。我们从《谱》中看到，尽管王氏收词较其前辈更为严格，但仍收录很多复合词，如“好仇”、“好逑”、“孝考”、“仇雠”、“偃仰”、“迷惑”、“美好”、“文明”、“欣欣”等，还收录了一些人名，如“皋陶”等。

近人符定一著《联绵字典》。符氏对于联绵词的认定与杨慎、方以智、王国维等前辈比较起来，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符氏书收词约两万多条，其中十分之七八不是联绵词，如：“怠慢”、“弥吾”、“康年”、“幼稚”、“疲劳”、“发见”、“真伪”、“秀才”、“神采”、“终始”等等。依据符氏收词情况，可知他的联绵词概念，或许与今天的双音节词（含合成词和单纯词）概念相当。

与符氏同时代的学者朱起凤，著有《辞通》一书。因为该书中收录了一些联绵词，所以人们通常把这部书也当作联绵词典来看待。其实该书编纂的主旨不是收录联绵词，而是要指明同一词语的不同书写形式之间的音义相通关系，书名《辞通》正是取义于此。因此，书中以非联绵词为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综观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对联绵词认识最深刻的，要算是清代学者王念孙。王氏在《读书杂志·汉书十六·连语》中说：“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如……‘提封’则曰举四封之内；‘无虑’则曰大率无小计虑；‘辜榷’则曰：

辜,固也,榘,专也,谓规固贩鬻、专略其利,或曰言己自专之,他人取者,辄有事罪;‘扬榘’则曰:扬,举也,榘,引也,举而引之,陈其趣也……凡若此者,皆取同义之字,而强为区别,求之愈深,失之愈远。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对联绵词要整体理解,王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但王氏的观点,与我们今天的看法还是有区别的。王氏一方面强调“连语”不可分训,另一方面提出了二字同义说,认为两字“上下同义”、“皆取同义之字”。我们认为联绵词词义与所用汉字无关,王氏则认为二字同义,即每个单字都与词义相关。如“仪表”一词,王氏认为“仪”和“表”本义都是立木,故有表率之义,所以“仪表”也是“连语”。王氏的这种观点我们是不能认同的。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仪表”也不能算是联绵词。

由此看来,历代小学家对联绵词的研究不断深入,直到清代王念孙,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略感遗憾的是,近代学者王国维、符定一等,在联绵词问题上,与王念孙相比还是倒退了。

联绵词中,还应包括属于单纯词的叠音词。按照联绵词定义来衡量,这类叠音词完全符合条件。在《尔雅》、《广雅》里,叠音词和普通联绵词都放在《释言》篇里。《释言》篇里的双音词(含叠音词),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两个字当作一个语言单位来训释的,而不是把两个字拆开来讲。这恰好是联绵词的最基本特点。古代的联绵词研究者也都把叠音词当作联绵词。如:明代杨慎在编著《古音骈字》之后,又编著《古音复字》,收录810例左右,明代方以智在《连语》三卷之后,又编著《重言》二卷,收录重言217例,近人王国维在《联绵字谱》中把叠音词视为双声联绵词,符定一《联绵字典》也收录了叠音词。我们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把叠音词当作联绵词的一类。

叠音词是现代词汇学术语,指由音节重叠而构成的词。从词汇学角度说,叠音词不是“词的重叠”,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重叠是一种构词方式,重叠后才成为一个词,词义与单字字义无关,如“关关雎鸠”的“关关”;后者重叠是一种修辞手段,单字即是一个词,重叠后只是该单音词的重复,词义没有变化,如“燕燕于飞”的“燕燕”。联绵词只取前者,排除后者。

叠音词古人称叠字、重言、重字、复字。有人把重言与叠字加以区别,认为叠字包括叠音词和词的重叠两种情况,而重言与叠字中的叠音词相当。这种区分没有事实依据。如明代方以智称叠音词为重言,在

《通雅·释诂》中有《重言》两卷，此外还列举《说文》训释及引书中的重言50余条，其中也收录了“词的重叠”类重言，如“昧昧”、“飘飘”。由此可知古人说的叠字、重言、重字、复字性质基本相同，或者说互有包含，称“叠字”时，可能是指叠音词，也可能指词的重叠；称“重言”、“重字”、“复字”时也大致如此。古人在这方面还不能严格界定。我们今天要确定科学意义的联绵词，就必须对古人说的叠字、重言等要逐条分析，不能笼统地一律都当作叠音联绵词，或者一律排除在联绵词之外。

二、如何判定联绵词

在联绵词定义已经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如何具体地判定一个联绵词，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坚持以下几条原则：

其一，一般说来，联绵词不能把两个字拆开来讲，如“芙蓉”、“滂沱”、“坎坷”、“葡萄”等，拆开后的单字或者根本没有意义，或有意义，但与该词词义毫不相干。但要注意有一种容易望文生义的词，如联绵词“望洋”，最早的书证是《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后来形成一个“望洋兴叹”的成语。“望洋”是抬头看的意思。在生活中很多人认为“望洋”是动宾词组，所以常常把这个词活用为“望门（球门）兴叹”、“望楼（高楼）兴叹”等，因此认为“望”字在该联绵词中有意义。其实这是受到汉字表义思维方式的误导。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注明，“望洋”又作“眈羊”、“望羊”。由此看到一种倾向，凡是有若干书写形式的联绵词，在使用中往往选择与词义产生某种联想的字形。比如联绵词“匍匐”的异体很多：“扶伏”、“扶服”、“扶匐”、“匍伏”、“蒲伏”、“蒲服”等，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匍匐”。为什么呢？这可以从《说文》训释中找到答案。《说文》：“匍，手行也。”又：“匐，伏地也。”有《说文》训释为依据，人们自然会认为“匍匐”是堂堂正正的正体。殊不知“匍匐”是联绵词，联绵词是记音的，本来就没有正体可言，只要能代表这两个音节就可以了。在使用过程中人们多数倾向某一种书写形式，于是这种形式就成了所谓正体。鲁迅先生说得好：“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由此可知，许慎《说文》的释义正是在前人语言文字实践的基础上的一种选择，在词义的训释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批评了把联绵词拆开训释的望文生义的做法，王氏主要批驳颜师古。其实望文生义的训释，远不止颜师古一个人。

试看唐·杨倞注《荀子》。《荀子·非十二子》原文：“饰邪说，文奸言，以梟乱天下，僇字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杨氏注：“僇与譎同，诡诈也。字，未详。或曰，字，大也，放荡恢大也。”既然“字”字在文中不知何意，就不必勉强训释了，也不必训“僇”为“譎”。其实，“僇字”是联绵词，无论写作“僇字”，还是写作“譎字”、“僇讎”、“譎讎”，形体虽然不同，词义是一样的，都是“诡诈”之义。当然也有为这类词找“本字”（或称“正字”）的学者，这样的辛勤劳动本不会有结果的，哪怕是找出了所谓的“正字”，其结果仍然与杨氏一样走进了望文生义的死胡同。由此看来，我们能否以这样的心态对待双音词，即：当我们还不知道一个双音词词义与构成这个词的两个单字字义有何种联系时，不妨先把它当作联绵词，当有确凿证据证明单字与词有关联时，再从联绵词中剔出来，从而认定它是合成词。我们的原则是不能讲清楚词义与单字的直接、确切的意义联系时，我们就先认定它为联绵词，以待来者，否则就容易得出很可笑的训释。如宋代程大昌《演繁露·不托》：“汤饼一名傅饀，亦名不托……不托，言不以掌托也。”把汤饼“不托”讲成“不以掌托”，以程氏逻辑，说“不以脚托”也未尝不可。这种讲法，当然更是望文生义。所以，我们判定一个联绵词时，既要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要注意剔除那些对词义主观臆测的说解和演绎，尽量避免望文生义。

其二，两字中其中一个字与词义无关，或者该字根本无单字用例。这类词我们也当作联绵词收录。如：“筩簞”，异体作“筩簞”，是竹名，“筩”字即是“筩簞”、“筩簞”的省称，而“簞”、“簞”单字无独用例。再如，“櫛蠹”中“櫛”字无独用例，“邈迤”中“邈”字无独用例，“暖噓”中“噓”字无独用例，“侥幸”中“侥”字无独用例，等等。

其三，还有一种情况是，两字中的一个字有独用例，独用例的字义（即语素义，为与联绵词义对举，故称字义，下同）与所构成的联绵词义无关。如：“逡巡”中的“巡”字可以独用，但独用字义与“逡巡”词义无关。再如，“棣通”中的“棣”字，与“棣通”词义无关；“捷给”中的“给”字，与“捷给”词义无关；“嵯崎”中的“崎”字，与“嵯崎”词义无关；“狻猊”中的“猊”字，与“狻猊”词义无关，等等。

其四，有些联绵词在《毛诗》中有被语气词间隔开的用法，如：《郑风·子衿》：“挑兮达兮，在城阙兮。”毛传：“挑达，往来相见貌。”《曹风·候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隤。”毛传：“荟蔚，云兴貌。”郑笺：“荟蔚之小云，

朝生于南山。”毛传、郑笺都把诗中被“兮”字隔开的两个字，当作一个词来训释。还有更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像“优游”一词，在《毛诗》中既有被语气词间隔开的用法，又有不被语气词间隔开的用法，《小雅·采菽》：“优哉游哉，亦是戾矣。”这是“优游”被“哉”字隔开的用例。《小雅·白驹》：“慎尔优游，勉尔遁思。”《大雅·卷阿》：“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这两例是“优游”没有被语气词隔开的用法。上述事实表明，有些联绵词在《毛诗》中有被语气词隔开的用法，但它仍是联绵词，这从毛传、郑笺的训释中得到了证实，也从《毛诗》中连用与被隔开用法的互见中得到旁证。

其五，一个双音节词，既有联绵词义项，又有非联绵词义项。对这类词，我们只收录联绵词义项，不取非联绵词义项。如：“肃肃”是多义词，做为叠音联绵词取“疾速”、“网目细密”、“象声词”等义项，其余“恭敬”、“严肃”等义项不取；“肃爽”取良马名义，不取天高气爽义；“汪汪”取象声词义，不取“深广”、“充盈”义。

其六，还要特别提一下叠音联绵词。这类联绵词有三种情况：第一，词义与单字无关，这与联绵词定义完全相合，不须详加论证，如“呦呦”、“丁丁”、“翩翩”、“姍姍”、“侃侃”等。第二，单字词义与叠音词义相同，但只有叠音用例，而无单字用例。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单字词义实际是从叠音词用例中来的，所以我们认定为联绵词。如：《说文》：“汕，鱼游水貌。”“汕”字在“鱼游”意义上无单用例，叠音也只有《诗经·小雅·南有嘉鱼》“南有嘉鱼，烝然汕汕”一例。《说文》：“𩚑，动也。”“𩚑”字在“动”这个意义上无单用例，只有叠音用例，《隋书·李德林传》：“军中𩚑𩚑，人情大异。”《说文》：“𩚑，和悦而𩚑也。”在这个意义上无单用例，只有叠音用例，《论语·乡党》：“与上大夫言，𩚑𩚑如也。”第三，有单字独用例，也有叠音用例，叠音用例在前，单字独用例在后，二者相差时代较远。我们认为这种单字独用例，是叠音用法的发展，或者称其为叠音的省略用法。《说文》：“芊，草盛也。”“芊芊”也是“草盛”义，早期只有叠音用法，例如，《列子·力命》：“美哉国乎，郁郁芊芊。”直到元代才有单字独用例，元·揭傒斯《寄题冯掾东臯园亭》诗：“池流淡无声，畦蔬蔚葱芊。”从严格意义说，诗中的“芊”是“芊芊”之省；这种叠字单用例，可能是受到诗句的平仄、押韵等诸方面的束缚所致。再如，“潏潏”为鱼游的样子，《文选·潘岳〈秋兴赋〉》：“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鱣之潏潏。”单字独用例，直到明代才出现，仅一例：明·何景明《津市打鱼歌》：“呼童放鲤潏波去，寄我素书向

郎处。”

以上就是本词典收词的基本原则。

三、联绵词的声韵关系

联绵词两个字间的声韵关系问题,古代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明代方以智是第一个为联绵词下定义的学者,而他的定义正是着眼于两个字之间的声韵关系。方氏说:“连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连诿也。……如崔嵬、澎湃。”显然,方氏认为联绵词的核心特点是“双声相转”,从他所举的例词看,“崔嵬”为叠韵,“澎湃”为双声。方氏所说的“双声相转”,不仅仅指二字的双声关系,也包括了二字的叠韵关系,或者说方氏的“相转”是指叠韵而言的。因此可以把方氏的定义概括为:联绵词非双声即叠韵。当然这是方氏联绵词定义所传达的信息,在实践上方氏所收的连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非双声叠韵的。近人王国维著《联绵字谱》没有为联绵词下定义,但全书是按二字的声韵关系分三卷,即双声(含叠音联绵词,王氏认为叠音词属于双声联绵词)一卷,叠韵一卷,非双声叠韵一卷。当代学者王力先生在《汉语语法史·构词法的发展》一章中,比较详细地列出了《诗经》中的联绵词,先按词性分类——名词、形容词、动词,同一词性中的词再按叠韵、双声、双声叠韵、非双声叠韵分类,可见声韵关系也是王力先生联绵词研究的重点之一。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第二章《语音的发展》第九节《语音和语法词汇的关系》中说:“联绵字当中,十分之九以上都是双声或叠韵的词。”“十分之九以上”的论断是否绝对可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王国维《联绵字谱》收双声联绵词 726 例,叠韵 698 例,非双声叠韵 715 例,总计 2139 例,双声叠韵占 67%。看来远没有达到十分之九的比例(当然,王国维所列的 2139 例联绵词中,有不少是合成词,这还是个未定因素),但这表明王力先生认为绝大多数联绵词确实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这实际是在提示我们,在研究联绵词时,不能不首先注意到联绵词的双声叠韵关系。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本《词典》标出词条每个字的中古反切和上古声纽、韵部,以及两个字之间的声韵关系:双声、叠韵、双声叠韵(即既双声又叠韵)、非双声叠韵。

考查联绵词的双声叠韵关系,有助于认识同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本书试图在这方面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为此,本书把两个(或若干个)声音相近、词义相同(相通)或存在派生、同族关系的联绵词,用“异

体”、“音变”、“音变易位”等特定术语相互呼应,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这些词在声音和意义上的内在联系。从本质上说,联绵词是一种记录语音的词,因此就产生同一个词用不同汉字记录的现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同一个词有不同形体的问题。事实证明,同一个联绵词有若干书写形式的情况大量存在,而要判定它们是不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体,其核心要素是上古声韵是否相同相近。对于同一个词的不同形体,王念孙在多处做过论述,在《广雅疏证》卷六上“犹豫”条下,列举了很多异体,批判颜师古“犹为犬子”的可笑训释后指出:“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王氏精辟地论述了在研究联绵词的过程中,采用“因声求义”方法的重要性。

前些年,在音韵学界曾一度讨论古汉语是否曾经存在过复辅音的问题。持有上古汉语存在过复辅音观点的学者,最为困惑的是复辅音有多少种、什么样的结合形式,如:是 *tl*、*bl*、*kl*、*ml*……还是 *lk*、*lt*、*lb*、*xm*……我们觉得,如果深入研究联绵词的声韵关系,如“窟窿”之与“孔”、“蒺藜”之与“茨”等,或许将有助于这些谜底的最后揭开。

四、尾声

这部《汉语联绵词词典》大约从1993年开始筹划。当时有一位友人与我志同道合,愿意一起完成这项颇为艰巨的任务。合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因为另有重任,不得不终止与我的合作计划。终止得非常匆忙,已做的资料连片言只字都没有来得及向我移交。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另起炉灶,从零做起了。于是我决定改变原来的思路,先从第一手资料做起——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勾取联绵词。先做《文选》,接下来是《全唐诗》、《全宋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最后做《诗》、《易》等十三经……直到1999年,先后翻查了200多种书籍,勾取词条工作才基本完成。又用四年时间对资料进行分析、排比,总算完成了这部词典的编纂工作。

这部词典前后历时十载,我本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可以不说了,我内子在后七年中,也倾注了全部心血。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后四年的编写过程中,有几位年轻朋友一直在替我做辅助工作,如抄写卡片、核对原书、输入电脑、打印校对等,如果没有他们尽心竭力地帮忙,恐怕再拖三年也未必能完成。在十年中能够矢志不移地把这件事做到底,还应感

谢外研社和语文社的几位朋友,是他们一再鼓励我把这件耗时费力的事善始善终地做好,如果没有他们的精神支持,恐怕读者就不会看到这部词典了。

古人有“十年磨一剑”之说,这句话既是说做成一件事不容易,又是说所做成之事已达到极高境界,无可挑剔。花费十年功夫编成的这部词典,“不容易”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我的劳动成果远远没有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恰好相反,可挑剔、可批评之处一定很多,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一部著作,十年时间还是太短了,用二十年也不算多,因为符定一编《联绵字典》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为此,衷心希望读者、同行、师友提出宝贵意见。

缺点和不足总是在所难免的,但笔者对本词典的以下三点,还是非常有自信的:1.按比较科学的定义遴选联绵词,且排除那些只有词目,未见文献用例的词条,本词典是收录联绵词最多的辞书。2.本词典中不少词条的释义,是通过对文献中的用例进行分析后得出来的,这些词条的释义是以往任何一部字书、韵书及大型辞书所不曾有的,可以说是“独创性”,发前人所未发。3.本词典收录了一些此前各种字书、韵书、辞书未收的词条,对此前已收录的词条,凡是用例较少的(三例以下的),则做了穷尽性的搜罗,可能有的书证全部列在本词典之中了。

补记: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没有马上进入发排程序。在这期间,北大中文系教授、辞书学会会长、前国家语委副主任曹先擢先生知道了这部书稿,向我问及相关情况,我汇报了编纂的初衷和成书的大致过程,并恭谨地奉上书稿的卷首部分(含体例、前言等内容)及部分书稿正文,请先生批评指正,并冒昧地恳请先生为拙著作序,先生慨然应允。不久,先生就写好了序言,同时还对全书的体例(词目的设置、书证的多少、长短等)提出重要的修改建议。看到先生序言和建议后,我激动、惶恐之情,久久不能自己。我在想,以先生这样的高龄,以先生这样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肯于为我这样无名小卒作序,这固然是长者、尊者对晚辈的奖掖、鼓励,但更深层的意义恐怕还不止于此。先生作为辞书学会会长,希望辞书事业能推陈出新、百花竞艳,先生为拙著作序,无疑是亲自为辞书百花园中的一株小草浇水、施肥,希望它茁壮成长,也是在祝愿辞书百花园万紫千红。

从2003年该书交稿到现在,又过去八个年头了。在这段时间里,一

直不断地修订书稿。知道曹先生的具体建议后,又按照曹先生的一些建议,把全书重新修订一遍。现在的书稿与 2003 年相比,已有较大变化,我自信,这种变化应该是积极的,向前进的。

下面列出为本书做出贡献的朋友的名字以志感谢:任远、谢轩眉、谢轩朱、谢轩骞、高东辉、李艳、张卿等。在此也恳请各位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谢纪锋

2011 年 6 月